



咸欣古亭古道边

■钟云省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大家且来坐坐；劳力苦，劳心苦，苦中作乐，齐场打个呵呵。”作为土生土长的衡阳人，我一直没弄明白对联里“齐场”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不过，没关系，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翻来覆去的琢磨。这副对联据传是王船山先生三百多年前为咸欣村的延寿亭所写。

延寿亭位于洪市镇咸欣村，青砖青瓦。五里为短亭，十里长亭。延寿亭为一长亭。因为位于咸欣村，所以大家都习惯称延寿亭为咸欣亭。据记载，长亭初修于明末，再修于清道光年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亭是清道光年间所建。

虽然曾在古亭下面来回走过多次，但每次我都是走马观花，除了惊叹于古工匠扎实的手工功夫外，我更慨叹的是：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机器如此先进，为什么修建的东西反而比不上古代？

古亭一侧有两根高大柱子，柱上刻着船山先生所写的那副对联。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柱子是现代人用钢筋水泥浇灌而成。近日，因包村咸欣，中午空隙时分常去古亭走动，有机会慢慢阅读古亭之一砖一瓦。经仔细观察，发现柱子上斑驳脱落的石块，并且每一根柱子不是一体的，而是用两截长短和大小一致的石柱叠起来的。随便这么一放，却如此稳固，真是让现代人汗颜。我同时请教了对本土文化颇有研究的王辉先生，他说，柱子确非现代化的水泥产品，而是实实在在的石柱。

万事万物不会无故而存的。咸欣古亭呈南北走向，去古亭前行百米处有石拱古桥。据此可以隐约推断，咸欣村曾

是古官道之经过处。据老人说法，以前，从渣江去往双峰，唯此道可行。现在，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古官道早已不见踪影，唯石拱桥和咸欣古亭历沧桑而不倒，依旧为大家奉献着自己的一份热情和毅力。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坐在古亭里，难免让人想入非非。长亭是活生生的存在，但芳草古道早已经沾不上边了。不过坐在亭中，静下心来，还仿佛能听到马蹄声滴滴答答地从岁月深处传来。

咸欣村民，祖祖辈辈以生产芝麻糖出名。咸欣村的芝麻糖都是谷芽加工而成，以块薄味香不沾牙著称。现在，随着咸欣芝麻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走得越来越远，村子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要生产芝麻糖。坐在咸欣亭里，在微风吹拂之下，常常可以嗅到刚出锅迷人的糖香！四面八方前来买糖的人，如果不知道咸欣村哪里有货真价实的芝麻糖卖，你只要问一下咸欣亭怎么走就行了。咸欣亭分明成了咸欣村一个响当当的坐标。

咸欣村的文化底蕴深厚，一代国画大家萧俊贤祖籍就是咸欣村的。一代大儒王闿运先生曾在咸欣村之石门隐居十二载，教书育人。文化是一个村庄的根脉，咸欣村村民和村干部早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咸欣古亭的墙壁上隐隐约约记载着近代修缮古亭的善心人员名单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几百年来，咸欣古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它的村民，咸欣村民、爱心人士和村干部当然更舍不得古亭的离去。所以，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积极筹措资金，争取早日将古亭修缮完好，让古亭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命。

《船到衡阳柳色深》付梓志庆

■陈麒东

衡岳汇兰章，联珠况味长。
抒怀襟奥宇，状物意琳琅。
妙笔弘明道，丹心蕴暗香。
欣开春韵卷，墨雨润潇湘。

《船到衡阳柳色深》出版致贺

■陈学阳

文海乘舟最悦人，湘江水碧又逢春。
雕虫三代扬神韵，纵笔八方媲贵珍。
巨卷集成难掩美，衷肠倾诉力求真。
篇篇如锦珠玑灿，船到衡阳柳色深。

母亲这一行

■蒋立清

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老家在衡南县茅市镇早山村西家冲，与父亲老家占禾村龙家冲相邻，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前几年并村合一）。母亲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最小，颇得家人宠爱。老家多是红壤砂质页岩，地方偏远高峻，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生长于人多粮少的大家庭，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难以具备读书深造的条件，所以母亲早早地参加生产劳动。虽然母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通情达理，不甘屈居人后。她总是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不怕吃苦，做事要不惜出力，井水挑不干，力气用不尽。”

老家地少土瘠，养活不了新增的青壮劳力，适逢改革开放搞活，父亲迫于生计，在我出生后不久南下打工，家里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母亲没有丝毫畏难，家里家外地操劳，起早贪黑地忙碌，一个人顶起了一片天空。

后来生产队分田到户，我家水田抓阄分得十分偏远，一路上翻山下坡，农具背进去，稻谷挑出来，都是异常之难。最笨重的农具是木制脚踩打禾机（脱稻机），需要两个人抬，上面还有一个防止谷粒溅出的棚子（木罩）。我家缺乏劳力，母亲就把打禾机拆开，分部件背到田里再拼装。棚子相对较轻，便落在我年幼的肩膀上，因此，我永远忘不了背着庞大的木棚，在充满荆棘和树枝的山间小道，左磕右碰艰难前行的情景。每次，母亲总是要折返几趟，帮我背起木棚，再一起拉扯着前行，并不忘叮嘱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双抢”（杀禾、插秧）要跟时间赛跑，每年七月中下旬，是一年中最忙也是最热的时候。打完稻谷后，要挑回刚脱下来的湿稻谷粒，这也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担子颇重，路远难行。母亲总是给我担子上的稻谷尽量少装些，说压重了长不高，她自己箩筐里却总是堆得满满的。尽管千般苦万般累，母亲依然不辞辛劳，毅然选择种双季稻（晚稻），为的就是能多产些粮食，让我们多吃几顿饱饭，省粮后能给家里多些活钱。

经过几年的勤劳苦做，加上父亲外出打工的积攒，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商量砌新屋（建红砖房子）。原来的土坯房要推倒，对于那些年还未通马路的我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架势（乡音念gáxí，做决定的意思）。这意味着要集中全家所有的力量辛苦好几年，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是巨大的消耗。钱不够只能借，能不花钱的就自己干，或者请人换工帮忙。运建材的车子到了离我家一公里的地方，便没有马路进不来了，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煤炭是请人挑的，挑石灰、做泥砖都是我们自己担当。烧窑如果火候把握不好，师傅功夫不到位，可能一窑砖就报废了，又得从头再来。后来，开屋场地基，筛红岩石沙子（没有余

钱买河沙），正式砌砖码墙，我们能自己干的，都不请人，能请人的，都不外包（那要花更多的钱），一切崇奉节约至上的原则。当年正值壮年的母亲，后来经常回忆说，自己当时整整瘦了十几斤。但父母亲的辛苦也是值得的，我家早于周围许多人家，住上了洋气而宽敞的红砖房。

靠山只能吃山，老家地处干旱的衡邵走廊，耕种水田交完公粮，只能勉强自家糊口，能卖的余粮实在不多。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母亲没日没夜开荒山种花生。附近山坡平的或不平的，好的或不好的地方，只要能站住脚跟，母亲都要一锄一锄地开发出来。每年“双抢”之后，就是扯（乡音念qiǎ）花生的时候。彼时的太阳特别毒辣，站在花生地里，早晨的太阳都能晒得人汗如雨下。把花生藤连同花生从地里扯出来，先将藤蔓捆好，再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去摘（脱粒）。一天劳累下来，母亲衣裳上满是白色的盐渍，那是无数的汗珠被太阳烤干后留下的痕迹。摘花生（脱粒）的工作大部分在晚上，母亲是全村有名的快手，常常要忙到深夜，我的暑假作业经常伴随着母亲摘花生的声音和动作。摘好的泥花生，得用箩筐挑到附近的池塘淘洗干净。这也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活儿，得出一身大汗才能洗得干净。花生淘洗好后，至少得晒几个大太阳，等到花生肉干脆的时候才能收储。存好的干花生等到价钱相对较好时，或者家里需要用钱时，母亲就会挑到集市上去卖。她总是自豪地对顾客说：“我家的花生洗得最干净，你郎家（乡音念nǐnāngā，意为你老人家）要给个好价钱。”每次卖完花生，她总会从集市上买回小干鱼，用猪油炒上精心腌制的干豆角鲊，装上满满的两罐，让我们带到学校，改善住校期间的伙食。从点（种）花生到扯花生、卖花生，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那些年卖花生的收入尚可，最多一年收获近千斤干花生，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兄妹读书的经济压力。

初中毕业时，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究竟是读师范中专还是继续上高中考大学？那时中专师范还很流行，能早点出来工作，属于吃国家粮有工资的人群，让人十分羡慕。正在犹豫不决时，母亲和父亲商量，一定要让我多读书，坚持读完高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考大学”。就这样，母亲亲自送我到了衡阳城郊三塘镇，我得以进入衡南五中。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来的时候有老师陪伴一路同行，回去的时候母亲迷了路，硬是边走边问，靠双腿走到搭车点。

再后来，父亲在外打工立住了脚，母亲便随父亲南下，开始了工地上和城中村的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从未出远门的母亲来说，要适应南方大都市的喧嚣，那是多么的慌乱无神啊！每次电话里，母亲总是叮嘱我：“你要吃饱吃好，不要舍不得花钱，读书费脑子，你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营养一定要跟上。”她却只字不提与父亲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作两半花。高中每月放两天月假，学校停火没有饭吃，我得坐两三个小时汽车，再走一小时的路回到老家。母亲南下的日子，月假我只能寄居亲戚家，返校时想着父母离乡背井辛劳备至，同龄人早已打工赚钱，无需父母操心，我的眼泪竟然夺眶而出。脚步走得很是沉重，我一度想着是否放弃读书，去打工有力气又能赚钱。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急得要回来陪读。父亲跑到学校安抚我，又找到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自此，我想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再努力，一定得考上大学，才能不辜负父母的辛劳和期望。上大学的一个暑假，我去过父母租住的城中村房子，看着那里简陋的居住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想着他们已经坚持了好些年，不由得黯然神伤。他们在那儿纵使住得再久，也不过是匆匆过客，他们打拼了多年的城市，终究跟他们毫无关系，这愈发坚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决心。

工作以后，手头稍微宽裕，我便将父母接到四川同住，略尽孝顺之心。期间，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到国外出差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与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依旧接些家装零活，母亲操持家里大小事务，照顾小孩，包揽家务，一刻也不得闲。居住条件虽然有所改善，可川湘两地毕竟文化不同、习惯迥异，语言还是有所差异。加之亲朋好友相熟人员也不多，又离开了能够劳作的土地，我始终觉得父母难以全部融入本地生活，难见往日的开心和自信。我最揪心的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客气起来，这让我的心里很是难受，却又无力改变些什么。

待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母亲离故土似乎更加遥远了。尽管高铁、飞机改善了交通条件，但她总是嫌价格太贵，宁愿乘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从衡阳转汽车回乡。与当年大有不同，老家也早已马路硬化到户，甚至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只是老家的人大多搬到城里或附近镇上，往日的喧闹和炊烟袅袅的景象早已不再。父母三十多年前双手建起的红砖房，依然屹立如初，因为常年不住人，回去一趟收拾、整理、清扫等琐事愈加繁杂。加上我们的工作牵绊，回老家必须做足准备，因此母亲还乡的机会少之又少，来川十三载，归乡次数仅一只手数得过来。母亲在最后的岁月，时常怀念故土的人和事，提及那片曾经摸爬滚打、流过汗和泪的土地，脸上总是神采飞扬。她自己走不动了，却督促父亲回乡扫墓，帮她看一看家乡新貌。

命运多舛，造化弄人。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了六年之后，母亲撒手人寰。虽然母亲走了，但她勤劳的品质、坚韧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善的性情，以及从不畏难的湖湘精神，却在我们儿女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母亲曾是我们全家的脊梁，现在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